

日本近年《聊斋志异》研究述评

安载鹤 孟庆枢

摘要：近年，在我国，《聊斋志异》研究在西方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影响下形成了研究热。与之相对，在日本，翻译、“翻案”依旧是受容这一文本的不可忽视的一个途径。在学术研究上，在继承日本汉文学研究重视考证、考据的传统的基础上，日本古典、近代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也继续成为重要方向。本文在分析日本近年《聊斋志异》研究的现状基础上，着重探讨中日两国对《聊斋志异》意象把握的不同及其原因。探究《聊斋志异》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翻译；翻案；意象；现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9)01-0091-04

日本江户时代初期《聊斋志异》传入日本，18世纪出现刊行本。但是，据《聊斋志异》研究家藤田佑贤研究，并没有像《剪灯新话》、特别是《红楼梦》那样被广泛流传，“其读者只限于汉学者中的极少一部分人。”^①明治时期，国木田独步翻译了《竹青》（黒仙衣）、《玉桂庵》（船の少女）、《石清虚》、《胡四娘》（姉と妹）等四篇。之后的大正末期和昭和初期作为“支那趣味”在读者中间广泛流传，成为影响日本近代文学的重要文本之一。

20世纪的《聊斋志异》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众多翻译版本，特别是柴田天马、田中贡太郎、增田涉等大家的译本、推动了《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近代日本作家以芥川龙之介、太宰治为代表的日本文学家翻案《聊斋志异》的作品，使《聊斋志异》在日本20世纪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②，至今研究日本近代文学家时《聊斋志异》成为探索这两位作家思想、创作背景的重要方面。“翻案”是日本文学接受中国文学和其他外国文学时重要的模式之一，是将日本古典或外国文学中

的小说、戏曲等作品，在不改变故事梗概的基础上进行改编。作家可以在原作的基础上改变地名、人名，增加风土人情。^③严格意义上，翻案是在原作基础上的再创作，经过近代作家之手，《聊斋志异》被日本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也赢得了更多的读者。在芥川龙之介之后，也不乏安冈章太郎、陈舜臣等著名的学者、作家，将作为中国志怪小说代表的《聊斋志异》研究进一步深化。

进入21世纪，《聊斋志异》在日本的研究相对沉寂，主要是集中于对先行研究的总结和考证，承继日本汉文学研究的特色。此外在翻译和翻案领域出现了新的版本和作品。

一、日本近年《聊斋志异》的翻译与翻案

2000年至今，出版的聊斋志异的译本有：稻田孝的《聊斋志异：妖怪と人の幻想劇》，小林恭二的《本朝聊斋志异》，柴田天马的《サ・聊斋志异：聊斋志异全訳全一册》。^④其中，《聊斋志异：妖怪と人の幻想劇》是稻田孝于1994年在讲谈社出版的《聊斋志异：玩世と怪異の覗きからくり》（東京：講談社，1994.4）的再版，除书名之外，内容没有任何改动。柴田天马的这一译本可以说是集其过去半世纪翻译的成果为一集。

① 藤田祐賢：「聊齋志異の一側面一特に日本文学との関連において」，「志異は江戸時代に流行せず、その読者も漢学者の中のごく一部の人たちに限られていたのではないか」とが述べた。

② 芥川龙之介：「酒虫」大正5年，「首が落ちた話」大正6年。太宰治：「清貧譚」昭和16年，「竹青」昭和20年。

收稿日期：2008-09-01

作者简介：安载鹤（1965—），吉林九台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专业方向：日语语言文学。孟庆枢（1943—），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日语语言文学博士生导师。

③ 「日本国語大辞典 第二版」第12卷，2001年，東京：小学館，p255。

④ 21世纪日本《聊斋志异》主要译本：稻田孝著：「聊斋志异：妖怪と人の幻想劇」，東京：講談社，2001.7。小林恭二著：「本朝聊斋志异」，東京：集英社，2004.1。柴田天馬訳：「サ・聊斋志异：聊斋志异全訳全一册」，東京：第三書館，2004.7。

值得关注的是小林恭二的翻案小说《本朝聊斋志异》。本书共收入了 54 篇作品。时空被转移到从平安时代开始到近代的日本，篇名到登场人物也都改名换姓，完全呼应了书名的“本朝”二字。例如，第 1 篇《人妖》取材自《人妖》，第 2 篇《鸠姬》取材自《西湖主》，第 5 篇《桃香》取材自《婴宁》等等。翻案之外也保留了原作品的舞台背景，尊重了《聊斋志异》原作，只是主人公是日本人。第 24 篇《医学博士》以《果报》为材料进行了大量的增添，将近代日本社会作为翻案小说的背景，主人公持田是“医学博士，且留学德国，学习了最新的精神医学”，还有出现了“他还对电视里出现的罪犯进行心理分析”的情节。这里要补充的是日本最早的正式电视放送始于昭和 28 年，即 1953 年。大胆的翻案，在日本广大的《聊斋志异》读者层里引起广泛争议，有人说其粗俗，有人赞其精妙。但在学界却没有被列入评论视野。

同样是《酒友》一篇，这里对稻田孝和小林恭二的作品进行比较。稻田的作品是在篇名中加上了“友は持つべし”即“人必须有朋友”，作为翻译作品的篇名，完全尊重了原作。文章最后以作者现代式的阐释作为结尾：对将来经济状况以及对其不能预测而产生的不安的人类，总是切盼出现能预测这一切的力量。这一愿望（在这篇作品中）寄托在狐身上，但是狐只援助无欲无求，心地善良的人。因为狐就和这故事中的秀才一样，无欲无求、好酒、心地善良^①。酒友即“酒逢知己”。

相对，作为翻案作品的小林恭二的“酒友”在情节的演绎上注入了作者更多、更独特的解读。狐劝弥次郎（原作中的车生）将投机来的钱财捐出为贫民建善堂，而弥次郎却露出了不满的神色，狐用来世有好报、不然不久的将来有坏事发生等理由相劝，弥次郎才同意。而且弥次郎真因此善举躲过了灾害。另一个重大的改编是弥次郎与狐是一起死去的，而原作中以车生死后狐就没再出现为结局。这里，可以看到，小林恭二笔下的狐不仅是用预测经济动向来偿还酒钱，而是作为弥次郎人生的指引者。弥次郎只是运气好得到狐相助，没有了平等的知己的概念，从根本上改变的原作的初衷。小林的改编似乎更接近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而缺少了《聊斋志异》中对知己的赞誉。

在日本，对翻译与翻案本身有着不同的要求，小林恭二的《本朝聊斋志异》和稻田孝的翻译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也许正反映了现代日本对作为中国古典作品的《聊斋志异》两个不同的解读方向。

千田九一在作为《翻译文学的〈聊斋志异〉》一文中，对近代《聊斋志异》翻译家——柴田天马、增田涉、田中克己三人对《胡四姐》的翻译进行了比较，三人三样的翻译正体现了中国文学翻译的多样性。对日本而言，中国文学首先是一种新的现代文学，其基本要求是在不改变原作的基础上，用现代的、易读的文字进行翻译，其中不排除译者的个性，不是抑制译者个性、平板的进行翻译。^②作为保持与原作一致的重要因素，人物、时间、地点、故事等要素是不能改变的；作为翻译文学，其“表现”即文体、语言等要素则要求是现代的。近年稻田孝的翻译与近代的翻译不同，就主要体现在文章的表现上。

翻案则不同，其特质在于创作，只是借用原作的故事梗概即创意而进行发挥。近代文学大家芥川龙之介、太宰治对《聊斋志异》的翻案，其根本是将《聊斋志异》作为蓝本的同时，创作出其独自の文学。^③在近代日本，中国古典文学的受容、推广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翻案文学中得到实现的，翻案对原作的演绎、以及其高度的文学性受到了中日两国文学界高度的评价。可见，翻案文学不是简单的将故事舞台转移到现代，而是在于将翻案之作中植入许多当代人更能产生共鸣的东西。但是这种操作是以颠覆原作为代价的。这也是近年小林恭二的翻案没有受到很高评价的关键的主要原因吧。

二、日本近年《聊斋志异》学术评论

进入 21 世纪至今，共有 15 篇有关《聊斋志异》的学术论文。2001 年，竹田晃的《伍秋月（梦之妻）》和陈炳昆（当时留学日本的台湾女学者）的《江户文学和聊斋志异》2 篇论文、以及 2003 年冈田充博的《〈聊斋志异〉〈三生〉本事小考》开启了序幕。在柴田天马的译著再版的 2004 年，不知是不是巧合，共计 9 篇论文出现在这一年的学术年历中。分别是：安藤皆子的《御伽草子〈玉水物语〉考——与〈聊斋志异〉封三娘的比较》，冈田充博的《〈聊斋志异〉〈孙必振〉本事小考》，八木章好的《蜂妖考——〈聊斋志异〉异类谭札记》与《石痴的故事

① 稻田孝著：「聊斋志异：妖怪と人の幻想劇」，東京：講談社，2001.7，第 201 页。

② 千田九一：「翻訳文学としての『聊斋志異』」，国文学，1953，第 42 页。

③ 植松 由起子：「思考 美女と狐と幽霊と——『聊斋志異』の世界，叡智の杜(3)」，2006.3，第 99 页。

——〈聊斋志异〉〈石清虚〉赏析》，陈炳崑《论〈聊斋志异〉和〈夜窗鬼谈〉》，吉岡真绪的《论太宰治〈清贫谭〉——物语的胎动》，长野淳的《安岡章太郎〈私说聊斋志异〉——“私说”指向的意义》，八木泉的《森岛敦空白期的尝试——从〈私家版聊斋志异〉开始》，高田卫、铃木吉维的《访谈近世文学家·高田卫——怪异谭的魅力》等。其中，岡田充博的论文是继2003年本事小考的系列，八木章好的两篇与其在1994年发表在同一刊物《艺文研究》的《牡丹考——〈聊斋志异〉异类谭札记1》一文呼应。除安藤皆子的论文之外，其余5篇发表在《曙光》、《读〈聊斋志异〉特辑》之上。2005年，《亚洲游学》也推出了特辑“亚洲的怪”，其中中国篇共6篇文章，2篇为关于《聊斋志异》的论文，同一作品刊载2篇论文的仅《聊斋志异》一例，其余采用的作品为《搜神记》、《山海经》、《西游记》和《剪灯新话》。

2006年植松由起子的《思考：美女·狐·幽灵——〈聊斋志异〉的世界》为至今最近的学术论文，也可以说代表了日本学界对《聊斋志异》研究的新趋的。首先，明确的将美女、狐、幽灵作为《聊斋志异》的主要意象提出，但遗憾的是，美女主要是指人类的美女，而狐和幽灵仍作为“异类”进行分析。其次，在女性形象的分析上，作者认为非人类的异类除外，人类的女性作为男性的配角，大部分出于社会的底层。此外还比较了中日两国文化中对异类接受上的差异，作者在对结局进行分析时指出，日本文化中人类与异类的交往不幸的结局是主流，而中国特别是《聊斋志异》中则是：异类是以异类的身份被人类社会接受的，这正是其魅力之所在。

综上所述，我们从近年日本学术评论的《聊斋志异》的学术论文中，可以发现承继日本汉文学考证、考据的传统的学术论文，占三分之一。此外，就近代作家和《聊斋志异》的影响研究的篇目也占据了一定比例，但是却没有突出的新见解。评论主要还是承继了上个世纪的基调，但是在植松由起子的论文中已可朦胧地看到日本学者试图从新的视点解读《聊斋志异》的努力，如果能就中日两国对人与“异类”关系的比较深入探讨将是很有新意的。

三、日本近年对《聊斋志异》女性意象的把握

日本研究者一贯是将“妖怪”——异类作为非主流意象的整体进行研究、把握。“女性”这一性别要素，不显得那么突出。当然，竹内晃、陈舜臣等

精通中国文学的学者虽然也将“女性”作为一个特色，却仍是在异类的范畴之内。来自异国的女鬼、花妖在日本对于“妖怪”的概念的定义之下，其性别特征被淡化、忽视，作为非主流的、处于非人间的特质被提炼、整体化。代表近年日本研究的植松由起子的论文中，提到异类的主要特色是“变身”即从非人类的物体幻化成人类的形象，这在日本文学中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但是在日本文学中，却没有将女鬼、狐女作为女性接受的传统。在日本的传奇故事中，异类必须舍弃“异类”的身份，变成人类，才能被人类社会接受。^①

而作为日本文化基础的是母系氏族的文化基因更为浓重，如在婚姻制度上，平安时代婚姻形式为“走婚制”。已发展到封建社会成熟期的我国唐、宋时代严格的三纲五常的家庭伦理关系，使男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获得了绝对优势。延续到近代，这种局面没有什么改变。在身份制度上，近世日本严格的身份继承制度之下，没有中国科举制度中男性知识分子的身份上的要求与束缚。《聊斋志异》中只有与异类的女性交往，男性才能在精神上得以背离道德的约束，这在日本的古典文化中是极少见的，也是造成中日对《聊斋志异》解读的差异之原因。

此外，在日本文化中“女鬼”的形象可以说是反体制的存在，不被世所容而带着怨恨变身为鬼的女人，是不被作为人类所接受的^②。如日本传统艺术“能”，其著名的作品《铁轮》，演绎了被丈夫抛弃的女子贵船明神托愿变成生灵（即女鬼）向丈夫复仇的故事。在中世日本，女人不得不选择变成女鬼的故事在日本古典文学中屡见不鲜，其主旨反应了作为社会最弱势的女人复杂、悲剧性的一面。^③即在日本，女鬼，是女人内心世界崩溃下的产物，是其对社会反抗的最终手段。这与《聊斋志异》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女性意向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女鬼是脱离世俗道德束缚的超功利的存在。正因这一原因植松由起子在惊讶《聊斋志异》中异类可以作为异类被人类社会接受。但是，却难以想象在中国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异类的女性和人类的女性在根本上都是为男性满足需要而存在，异类的女性以其脱离道德的特质而更受到青睐的深层文化因素。

① 植松 由起子：思考 美女と狐と幽霊と一『聊斋志異』の世界，叡智の杜(3)，2006.3，第105页。

② 馬場あき子：「鬼の研究」，筑摩書房（東京），2001年，第19页。

③ 馬場あき子：「鬼の研究」，筑摩書房（東京），2001年，第12页。

四、近年日本的研究评论与《聊斋志异》的现代意义

《聊斋志异》在近代日本社会的受容是体现在知识层中，主要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解读，而在一般读者层则体现在异国情趣的追求。《聊斋志异》为翻案文学提供具有丰富想象力的题材。现代社会，人们接触古典的媒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聊斋志异》的接受也是如此，很多青少年接触古典文学主要是通过电视剧、电影等新传媒。在中国由于古典文学的经典性，其制作的想象空间是不太认可破坏原作的。然而在日本，翻案文学的自由性在电视剧、电影、动画片的制作上得到了充分发挥。如在日本被翻案最多的《西游记》，漫画版约有40种，动画版约有17种，电视剧版有1978年、1994年、1996年、2006年版，其中2006年版由于其风靡一时，2007年还推出了电影版。可以说，在日本，提及孙悟空首先是2006年电视剧版的形象，之后就是风靡世界的漫画、动画《七龙珠》中的悟空。

从《亚洲游学》杂志的《聊斋志异》特辑中，我们看到日本的评论家、小说家在探讨《聊斋志异》在现代社会中的定位问题。日本近代的《聊斋志异》研究的这一指向，为我们探讨《聊斋志异》现实意义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在《亚洲游学》“亚洲的怪”特辑的序言中，久米晶文提出：“妖怪，是动物、植物、人类等具有现实形态、生态的事物，既仿佛是现实中实在的、却又脱离存在的桎梏，作为观念出现的事物。……我们摆脱既存的“知”的时候，就开始以妖怪这一观念作为媒介，触摸事物的影子。”^①近年，日本《聊斋志异》的研究，通过其中描绘的“妖怪”的意象，触摸的不仅是作为背景的中国文学、历史、社会的影子，更主要的是解读作为虚构文学原点的《聊斋志异》的生命力的源泉。

在这一特辑中，小说家野寄勉就《聊斋志异》对现在日本学界、社会的影响，是这样论述的：近年，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由日本作家创作的将中国、中国风的世界作为舞台的幻想小说、科幻小说等作品，也波及到漫画和动画片，抓住了年轻人的心

理。此后，《聊斋志异》将转世重生，从老子所说的“众妙之门”走出来，不断再生。他认为“具魅惑性的幽灵是不可能被根绝的”。^②野寄勉认为《聊斋志异》现代意义在于其魅惑性，是将其作为具备虚幻性的文本（类似哈利波特）接受，不在试图探索其背后隐喻的中国社会文化背景。

可以说，在日本，随着人们对中国现代社会认识的提高，《聊斋志异》已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承担探索异国情趣的古老中国社会的桥梁的作用。在其社会背景的淡化中，作为文学文本的虚构性、想象力被不断强化。我们在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现代意义的认识上，由于社会文化背景、审美心理、以及其作为本国语言文学的特质等诸因素的限制，不能像日本进行恣意的翻案。2005年版的电视剧《聊斋志异》就在这种夹缝中，没有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相反1987年版的香港电影《倩女幽魂》，则因其丰富的想象力、故事性，不仅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在日本也受到很高评价。

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像化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作品是获得成功的：一种，是完全尊重原著，即翻译；一种是借鉴原作的创意，即翻案。其被读者接受的关键在于其作为作品是具备独立的价值的。前文所述的《聊斋志异》在日本文学的翻译、翻案的成功经验，可以成为中国对《聊斋志异》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现代阐释的重要借鉴。

综观日本近年《聊斋志异》研究，其意义正在于日本的受容模式中没有《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的先入观念。其研究，更多的是重视文本本身的价值。由于其翻译、翻案文学的特性，在现代意义的阐释上，较中国学界更具操作性。可以说，日本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参照系^③，不仅在于研究方法等显在方面，更多的是在研究视角上给我们以许多启示。

(下转第96页)

① 久米晶文：「大地・山川・ジャングル・海から沸き立つものたち」，アジア遊学（71）、2005. 1。

「妖怪とは、動物、植物、人間など現実の形態・生態をもつさまざまな物事が、現実のありように、存在のくびきから逸脱し、観念として現前したものである、と」第4頁。「われわれは既存の『知』を捨てたときにはじめて、妖怪という観念を媒介として物事そのものの影に触れうるのである。第5頁。

② 野寄勉：小説家が好きな『聊斋志異』（特集 アジアの怪）—（中国編），アジア遊学（71）、2005. 1。

「中国や中国風の世界を舞台とする幻想小説・ファンタジーが日本の作家によつて数多く書かれ、そのうねりはコミックやアニメに及び、若者層の心をつかんでいる。これから先も『聊斋志異』は新たに生まれ変わり、老子の言う「衆妙の門」から出て来て再生を繰り返すことであろう。魅惑的な幽霊というものは、決して根絶やしにされることはないのだ。」第105頁。

③ 孟庆枢、王宗杰、刘研《中国比较文学十论》，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9月，第3頁。

在文字考释部分也多有建树，例如，据《车工》篇中的“𧇧”字将甲骨文中旧释为“𠂔”的字改释为“肩”之象形初文。（第 833 页）讨论《吾水》篇中的“昱”字时，联系甲骨文“翌”之原始象形字，否定唐兰之说，改从叶玉森、王襄释为“翼”之象形字，皆是很精彩的意见。

再说其第三点。此书的“研究篇”对石鼓文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从石鼓的发现、质地、形制、到石鼓文的篇序、字数、时代、渔猎内容及学术、艺术价值，都给予了关注。关于石鼓文时代的考证，主要是运用了与时代明确的秦系文字比较的方法，但也没有放弃对其语言的考察和诗歌形式等的考察。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石鼓文整理研究》一书所提供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其资料性和学术性的贡献，从整部书中透出的是一位学者顽强治学的精神。我也曾在自学的路上艰苦摸索过，后来有幸得遇孙常叙、姚孝遂、林沅诸先生，境遇得以改善。而宝贵先生则是在更久的时间里在艰苦的处境中奋斗。在他身上既有农民的质朴，又有古文字学者的坚韧与执著，焚膏继晷，寒暑不辍，因辛劳而致多种疾患，然“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当我们翻阅这部著作，得益于其所提供的资料方便和学术启迪时，应能同时感受到作者的这种精神。

2008 年 9 月 5 日夜

（上接第 94 页）

A Survey on the Research of the Strange Tales of Liaozhai in Recent Years in Japan

AN Zai-he MENG Qing-shu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h. D candidate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lin, Changchun, 130024;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Ph. D Supervisor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lin, Changchun, 130024)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new literary criticism methods, research into the Strange Tales of Liaozhai has become a popular topic. In contrast, in Japan, translation and palinode are still the principal methods in receptive literature. In academic research, based on inherited traditional Japanese research on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pays much attention to textual criticis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in Japanese classical and modern literature is still the main focus. Through its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f the Strange Tales of Liaozhai in recent years in Japan, the essay emphasi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nd causes of China's and Japan's images of the Strange Tales of Liaozhai and explores their modern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ranslation; palinode; image; modern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刘兵）

（上接第 73 页）

The sex research in the ceremony of prayed for rain in the ancient times

WANG Yan-li

(Jil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ilin Changchun 130033)

Abstract: Prays for rain, as the essential method for the humanity to guarantee the survival in the ancient times, from the literature which was handed down for generations records looked, the ceremonies which prays for rain all have the indissoluble bond with the sorceress. they perhaps the ceremony management and the lead, perhaps acted as a gift in the sacrificial; perhaps at witchcraft defeat time by true killing. The woman has a essential function in prays for rain in the ceremony and that was bond to our country's ancient thought and culture. And the dropping of their status and the function reflected the female's status gradually dropped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a side.

Keywords: Prays for rain; Sorceress; Woman; Sex research

（责任编辑：黄云鹤）